

新瓶舊酒：

通識教育與香港四年制學位課程

通識教育講座（2013年9月18日）

主講：美國 尤西紐斯學院 校長 方伯侶 (Bobby Fong)

今天早上，我從3個角度與各位暢談。首先，我是尤西紐斯學院(Ursinus College)已任職35年的教授，同時也是該校院長與校長，從教育同工的角度發言。其次，小時候我跟隨父母從廣東省中山市移居香港，最後前往美國，今天同時以美籍華人的身份，本着服務精神向父母的同胞表達己見。其三，我對教育的使命源自基督徒事奉的理念，亦會從這個角度抒發見解。我相信，每當我們談及通識學習概念，所指的不只限於才智發展，亦顧及個性的塑造，這也恰是香港浸會大學「全人教育」的宗旨。

我們身處顛簸的時代。在美國，國民憂心學生在閱讀、數學和科學的學科表現落後於其他國家的青年；持有學院(College)學位資格的美國人口比例不斷下降；僱主抱怨學院畢業生的能力不足以應付現代工作環境的挑戰；境內學院的學費趨向由家庭而非政府支付，貧困戶難以負擔，對他們來說，升讀學院變成遙不可及的事情。這些情況叫人擔憂，促使社會渴求更多實效學位課程，可以較短時間及較低成本讀畢並開展成功事業，包括三年制學士學位、網上學習，還有以學生能力而非學分來頒發證書等。

與此同時，中國投放大量資源發展高等教育，務求惠及更多學生，為發展迅速的知識型經濟創造更大的勞動力。由此引申的建校工程比比皆是，但卻令各界對中國教育體系的出品越加不滿。畢業生儘管掌握工作相關的特定知識體系，他們在新環境下卻往往未能學以致用，或運用創新思維開發新的方案解決問題，亦不懂如何批判地思考。中國的教育

工作者現紛紛從美國的教育模式中，尋找另外的蹊徑。在香港方面，學士學位課程由三年演進至四年學制，旨在增闢更多通識學習的空間。美國越加側重為學生工作事業發展準備之際，中國則對通識學習饒富興趣。

美國總統奧巴馬在上月提出多項教育建議，將學院接受的聯邦資助與一系列的準則掛鉤，把資助授予具備以下條件的學院，包括：畢業率較高的、校友薪優並進修更高學歷的，給予機會讓更多貧困人士入讀的，及能運用革新方法削減成本的，等等。這些建議旨在讓學生縮短於學院學習的時間，並能獲取合適資歷認可以投身社會，涉及的措施包括三年制學士學位，並透過可延伸的網上學習方式與變革技術精簡課程。

Thomas Friedman 於本年冬季在專欄撰寫《Revolution Hits the Universities》一文，宣示他希望以普及「大型開放式網上課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下稱「MOOC」)¹的途徑，重新思考高等教育的可能性。MOOC與其他新興的網上技術大有潛力，足以把教育普及至人皆可負擔的地步。Thomas Friedman 寫道：「我預期不用多久，大家可藉着修讀全球頂尖教授授課的一流網上課程，創造屬於你個人的學院學位資格……只須付出象徵式的學費，便可獲取證書以茲證明修畢課程。MOOC將改變教學、學習與就業的路徑。(譯文)」高等教育已不一定需要實體校舍，教育可以集結網上及課堂課程、生活及工作經驗的資格認可而組成學分架構，並基於能力評核試來完成課程。

未來的展望是，高等教育將完全地民主化，屆時學習不再受場地與時間表束縛，學費不多甚至全免，並可按照個人的喜好與需要而整合。這本來是頗美好的，可惜通識教育在此間已完全不見蹤影。

¹ Thomas L. Friedman, 「Revolution Hits the Universities」，《紐約時報》，2013年1月26日。

在香港教育同工致力締造通識教育的發展空間之時，美國學界則要捍衛通識教育的標準，相形之下，實在諷刺。美國學院及大學協會(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會長 Carol Schneider 形容奧巴馬有關美國高等教育的改革建議為「無學地帶」(learning-free zones)，着眼完成學院學業及取得認可資格，忽視學習質素的問題。

就此，對於各位致力把通識學習成為學生應要體會的環節，我深表敬意。我深信各位選對了方式來增進畢業生的學習體驗。接着我將解釋通識教育為何如此重要。

首先，傳授知識與掌握科目內容固然重要，卻不是教育的全部。然而，前者往往是那些着眼為前途準備的人所追求的，後者則是評估的對象，從而計算學分。從某方面來說，這並非新事：學院的傳統形象，正是由「講台上的智者」向學生後輩傳授知識；考試只是學生反芻教授講述內容的場合。

社會對於這種學習模式的不滿，正是促使高等教育一再改革的另一因素。我擔心這種模式原來已默默復興，成為高等教育的精髓。人們往往把高等教育等同於傳授與獲得知識，就是因為這種教育觀念儘管已式微，看來卻容易實現。

我提議今天在座各位皆應抱持一個較遼闊的高等教育理念。大家需採用對通識教育有一致的看法，才可以把這種較健全的理念揉合於高等教育之中。美國學院及大學協會以闡述學院學習四大主要學習果效見稱²。我在任該協會董事15年，現在讓我述說那些果效的特色。第一種果效為鑽研科學與數學、社會科學、人文學科、歷史、語言及藝術。科目的知識無疑重要，只是我們不僅講求學生理解科目，還希望他們了解各科如何確認知識。我們渴望高等教育展現其中一種果效，在於學生能夠分辨各種認知的方法。創造科學知識

²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s & Universities, *College Learning for the New Global Century* (AAC&U, 2007年), 12。

有別於締造文學意義；核實物理學見解的方法，與核實心理學看法的方式不同。知識並非靜止的；如要真正瞭解科目，我們須明白可以怎樣從新發現和詮釋中修訂我們對知識的理解。只是掌握學科知識的現狀，遠不足夠。

此外，若然學院的作用是為學生日後事業和生活做好準備，只有認知並不足夠。第二種果效，在於學生得以綜合各科學習，把所得應用於各種新環境與複雜的問題之上。就此，課程必須融會貫通：我們如何把各種主修與選修課程與通識教育的學習全面貫通，以對世界有全面的認識？累積科目和學分並不等於所學的就能融會貫通；完成各別學科要求而得到各種知識，拼湊起來不等於一個整全的課程。

只有透過第三種主要學習果效，才可達至上述綜合與應用的境地：正是發展知性與實用技能，包括探究和分析、批判與創意思維、書寫與口語溝通、理解量化訊息的能力、讀寫資訊的能力，以及團隊合作與解決問題的能力。我們從掌握和展示知識的過程中可發展這些技能，卻不可只視這些技能為學習的工具，而是要視之為各別的能力，直接栽培。例如，書寫不僅是我們表達所知的一種途徑，亦是發掘本身想法的方式，寫作的過程因而艱鉅。此外，課堂以外的環境總可助長這些技能發展：例如實習或社區服務計劃往往體現團隊與解難的能力。累積起來，這些知性與實用技能是終生學習的關鍵。在未來的世代，三分之一的學院畢業生將從事現只存於想像中的職業，在這種世道下，知性與實用技能是重新創造個性和專業發展的要素。

第四個主要學習果效是灌輸個人與社會責任。高等教育應具備公民的層面，要充分發揮這個層面，學院不僅要提高學生知識水平，更要培育學生成為全人，成為社會與全球環境的參與者。學院應促進學生日後投入社群，具備跨文化、倫理辨思與終生學習的能力。這是高等教育的社會目的：讓學生預習日後如何投入社群。

我提出，在通識教育來說，我們應追求為學生實現四大主要學習果效，而通識教育課程是達到果效的途徑。我們渴望為學生前途做好準備，然而大家着眼開拓入學的機會，還有舒緩學費負擔能力之餘，請不要減去我們期望學生在學院應學習的東西。學生固然需要獲取知識，卻不盡是高等教育的目的。

第二，Richard Arum與Josipa Roksa在《Academically Adrift》中以美國為例，批評現時學院的畢業生學習不夠深入，涉獵不足，亦缺乏批判思維、複雜辨思與書面溝通的能力³。

書中認為學生缺乏我剛才列舉的一些主要學習果效。早前哈特研究中心(Hart Research Associates)代表美國學院及大學協會進行一系列僱主調查，問及他們對於學院應注重哪些學習果效的意願⁴。結果顯示，82%的回應者的答案為批判思維和分析辨思技巧；81%認為是分析與解決複雜問題的能力；80%認為學生應能有效地以口語與書面溝通，78%則認為是在實際環境應用知識與技巧的能力。由此可見，美國學院及大學協會、僱主及《Academically Adrift》的作者對於現今學院畢業生應要掌握的知識和能力，看法是一致的。

顯然某些教學法最為有助於實現主要學習果效。George Kuh曾參與「全國學生投入程度調查」(National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他根據有關調查，識別 10 種教學與學習策略，將之定名為「高效教育方式」(high-impact educational practices)⁵，包括 1) 首學年研修課堂及體驗；2) 共同知識體驗；3) 學習社群；4) 寫作精修課程；5) 本科生研究；6)

³ Richard Arum and Josipa Roksa, *Academically Adrift: Limited Learning on College Campus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年)。

⁴ Hart Research Associates, *It Takes More Than a Major: Employer Priorities for College Learning and Student Success* (2013 年 4 月 10 日), 8。

⁵ George D. Kuh, *High-Impact Educational Practices: What They Are, Who Has Access to Them, and Why They Matter* (AAC&U, 2008 年)。

協作任務及專題研習；7) 多元和環球學習；8) 服務學習與社區為本學習；9) 實習；10) 總結式課程及專題研習。若然校方能夠好好發揮，不論是主科課程、通識教育、特別課程還是聯課活動，上述方式對教育皆可帶來顯著的益處，尤其對於在傳統模式上沒有得到周全照顧的學生，大有裨益⁶。根據哈特研究中心的僱主調查結果指出，79%的回應者贊同總結式專題研習可展現學生掌握知識及分析、解決問題及溝通技能的深入程度；78%發現實習或社區為本學習有其價值；74%要求畢業生有能力與同輩合作研究⁷。

我任職學院30年，看到講師模式添上各式各樣的教學法：導師加入解說與討論；定期安排更多論文和測驗，取代傳統的中期考試、研究論文與終期考試；學生協作進行各個專題研習，亦有個人簡報；安排課堂活動，引申獨立研究和實習。導師奉行這些策略，協助畢業生實現主要學習果效，為自身、僱主和社群做好準備。

高效教育方式促進學生深入學習，強調學生彼此與師生之間互動不息。這種方式一般講求頻繁安排習作，及迅速作出回應；亦着重傳授探究、分析和解難之道。正由於教育改革無意採納我剛才描述那些主要學習果效與高效教育方式，這種改革方針實在未能回應社會對於傳統學院畢業生裝備不足的批評。教育課程合理與否，終究須繫於傳統學院及大學應受裁決的同一準則：所實行學習的質素如何？

毫無疑問，我們預見日後的混合教育模式將包含MOOC及其他揉合面對面互動元素的創新網上教學方法。我最近與尤西紐斯學院一位化學教授交談，問及他日後會否於本身其中一節課堂使用MOOC的授課模式。他說會考慮在課堂加入這個元素，可是他同時認為，虛擬的空間不能取代現實中的化學實驗室。我追問為何虛擬實驗室不能指引學生好

⁶ *An Introduction to LEAP: Liberal Education & America's Promise, Excellence for Everyone as a Nation Goes to College* (AAC&U, n.d.), 5。

⁷ Hart 10。

好學習，他回答：「因為導致實驗室實驗失敗的原因太多，例如燒杯不夠潔淨，殘餘物質污染結果。」在現實生活中，意外收穫能促進學習。就此，我目前難以想像純粹網上教育如何能夠有效地作育學生，足以讓他們日後擔任教師、護士、舞蹈員或工程師。即使文理科主修課程的高效學習體驗，亦講求面對面互動和課堂外的經驗。Melanie Andrich代表市場調查公司Eduventures撰文回應了我最初引述Thomas Friedman的專欄文章。她指出：

「MOOC的演進無疑將超乎所期。然而，我們正在創造一種潛在有害的混淆觀念：MOOC最能發揮效用的情況，應是作為及時性(Just-in-time)的學習模組及學習輔助，而並非由聯課學習資源支援，具清晰的課程路徑和進程的課程。」⁸ 我們仍要運用課外的資源，慎重的建立高等學習課程的架構。

然而我們建立的架構除了灌輸知識以外，必須涵蓋更廣泛的層面。美國的通識教育源自殖民地學院。那時候，殖民地學院用於作育教士和民事裁判官；在 20 世紀以前，大部分文理學院皆有宗教背景，高年級生往往要入讀校長執教的道德哲學課程。我相信教師策劃通識教育課程的時候，仍要顧及他們幫助學生達至哪些目標。就尤西紐斯學院來說，我們的立場是：

要好好過活，生活上每一環節不能缺乏判斷力。我們相信，人可以學會如何作出更好的判斷和選擇。我們或不能預料畢業生於10年後需要的技能，我們卻清楚知道，他們將需要好好思考那些沒有簡單答案的問題，並從他人的知識和經驗中學習。

要運用判斷力並以此處事，我們須理解和評估各種互不相容的意念。我們在持有充足理由的前提下，須得以修改宿見，抗衡傳統智慧。我們須能接受不明和含糊的境況，並不甘於接受簡單的答案。如此，我們需勇於重新審視各種珍貴的信念，即使與他人意見相左，仍致力與對方共事，並堅毅和自律地對付問題，具備求知欲，令判斷成為饒富滿足感的追求。⁹ (譯文)

⁸ Melanie Andrich, "MOOCs and the Platypus Problem," *EV Perspectives*, (39: 2013 年 1 月)。

⁹ *Transformative Education: A Strategic Plan for Ursinus College* (2012 年 6 月), 3。

我們的課程內容旨在為所有學生締造機會，讓學生能夠深思他們賴以判斷的價值與觀點，並造就時機，讓他們實踐如何判斷。這些機遇亦適用於舍堂生活與校外實習等種種經驗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從哈特研究中心的僱主調查結果得知，93%的回應者認同畢業生具備批判思維、溝通清晰和解決複雜問題的能力，比本科主修哪些科目來得重要；96%看重倫理判斷和誠信¹⁰。

學生做人處世，必須作出種種道德決定；而在生活上，在選擇上，個性具決定的因素。那是導向我們運用知識、技能、職業專門知識和人脈影響力為善或作惡的關鍵。人的謀生之道，應是一種從啟迪人生的價值延伸出來的表現；個人價值與投入群社應該相互貫通。我們的畢業生為人應該一言九鼎，言出必行；在政治和社會事務上，他們遵守規則，尊重過程，藉此得以改變他們認為不公平的規則。他們應該為人正直，拒絕所有誤導及中傷他人的行為，並有惻隱之心，體會他人的不幸，身同感受。

我反思高等教育的要素狹隘和衰減，同時探討了一些育成更健全的通識教育模式的要素，那些要素以主要學習果效和高效教育方式為根基。正是在這個較宏大的框架下，我們須三思通識教育。當社會只看重有利職業的證書資格，逐步蔑視通識教育之際，我們必須以更周全及綜合的形式推行現今的通識教育。接着下來，我向各位闡述一個健全的通識教育課程應該具備的6項特徵，箇中揉合最佳實務典範。我會列舉一些自己最熟悉的學院個案，那些個案只用作說明，並非獨一無二的例子。

¹⁰ Hart, 4, 7。

首先，我相信大學通識教育須植根於一個連貫的課程理念，並非以學分清單為本。校方須竭力辨明他們確信學生應可理解和實踐的內容。這些知識與能力應用作確定課程架構的要求，並非鼓吹院系分野。各院系應商議一套共同的要求，涵蓋校內各個主修科目、課程，甚至個別學院。就巴特勒大學(Butler University)來說，全校 4,100 名學生，不論所屬商業、傳理、教育、健康科學、表演藝術還是文理學院，他們入讀的通識教育課程內容一致。這種通識教育課程隱含教師就具備教養的人定下的共同理念。教師不僅是各科專長的代表，更是教育工作者。他們不僅教授所長科目，更教導學生。大學課程，尤其在通識教育而言，正是校方的集體自傳，代表大學認為畢業生應該掌握的重要元素。

第二，首兩年的通識教育課程與隨後兩年的主修課程應有所連繫。美國的學院往往視通識教育為首兩個學年過後須淡出的部分，在學生進而在主修科目深入學習的時候，那個環節必須「讓路」。我則懇請各位把這個環節貫徹課程之中，例如可考慮把首年研修課及體驗，與高年級主科總結式課程及專題研習相連。首學年的通識教育旨在讓學生探索各種主題及議題，我們可以在各學系高年級課程之中重溫這些主題或議題，甚至讓其成為一項通識教育總結要求。就此，學生於畢業前可回到首學年深思的課題，細想本身對於課題理解與觀點的成熟程度。

第三，我們應尋求課外實踐通識教育的機會。尤西紐斯學院設有全校學生首學年必修的共同大綱課程，為時兩個學期，名為「共同知識體驗」(Common Intellectual Experience，下稱「CIE」)。這個課程由校內各科教師講授，內容複述三條長存的問題：為人有何意義？我們應如何過活？何謂天地，我們如何融入天地之中？學生與教師鑽研各種談及上述問題的文本，閱讀這些材料之際，聚焦探究各自的人生。CIE 促使學院出現數個不同類型的學習社群。第一類，也是最基本的，是一年級生的聚合，他們在學院整個求

學階段都擁有一些共通的參照點，並以此進行課堂內外的討論。CIE 的文本和課堂成為代表他們或會如何理解生活和過活的文化速寫。本學院 95% 的學生皆住校生活，全體一年級生更一起生活，鞏固了這種共同文化的基礎。學院在 2012 年成立「CIE 同伴計劃」(CIE Fellows program)，高年級生與舍堂助理合力於一年級生舍堂促進交流與推廣各式活動。社群內的爭拗、個人自由與社會責任等議題，與學生學習如何共處生活的體驗相連。學術研習與學生生活，以至個人學習與預習日後投入社群的經驗就此貫通。

學生學習社群與 CIE 教師學習社群並行。每位首次執教的導師將夥同兩位資深導師組成三角支援。此外，CIE 教員會每周會面，審查學生正在研習的文本。如此不斷重新考慮文本和指導問題，令課程生動。由於全體教職員致力發展 CIE，校內教授皆習慣橫跨越科目領域，幫助學生將跨學科學習應用於發展其世界觀。這種做法有兩項好處：第一，院系重視學生成就，因此有關課程修訂、果效評估及體驗教育督導的繁重討論，會以謹慎而開放的態度對待，並視之為鞏固學生成就的必要過程。第二，尤西紐斯屬於小型學院，在主修科目與課程上，我們致力朝着跨學科和靈活的方向進發，以期適應知識的進步。不同院系的同事合作，建立互信，讓同事在課程改革上通力合作，並能成功申請撥款以整合科目，例如科學與公眾政策，或是在科學、技術、工程與數學領域上推廣學生多元化等。

第四，高等教育不再是遠離實際的象牙塔。要作育學生成為貢獻社會的公民和世界的領袖，我們需要令學界與民眾、課堂與應用學習相為貫通。學生不但應熟悉社區的僱主、非政府機構及公民組織，也須讓他們認識自己。本地的社群同時也可以是研究實驗室，或提供協作任務、服務學習及實習安排的地方。巴特勒大學商學院強制學生必須進行兩次由教員與僱主共同指導的實習，作為學生畢業的條件。尤西紐斯學院方面，校方要求每位學生實行一種「獨立學習體驗」(Independent Learning Experience，下稱「ILE」)，例

如一次實習、研究體驗、外國進修或學生教學的體驗。不少學生不僅實行一次 ILE，例如他們會作多次實習或數個學期在實驗室研究等。其他學生則設法把實習、研究或學生教學併合於外國進修體驗之中。

第五，高效教育方式把教與學延伸至課堂以外，實習統籌人員、國際研習顧問、社區參與主管及僱主的角色十分重要。教師夥同學生事務專才、社區組織及工作場地的主管，一同為學生策劃各種經驗與評估機會，講求連貫性與通力合作。諷刺的是，新興技術是促進這種合作與紀錄方式的元素。學生以電子方式建立學習紀錄，記下他們在校的體驗；顧問透過網上途徑進入數據庫並相互交流。這些技術有助為學生的成就創造較綜合的表達方式；成績單只是學生成就紀錄的其中一個部分而已。

第六，學生在課堂內外能夠扎實和協調地學習，有助校方不單可以所修讀課程來訂立畢業要求，亦可融合特定活動及個人能力。學習不一定以上課時間來衡量。瓦格納學院 (Wagner College) 的教師正研究把部分畢業要求以學生的能力為本，例如發展評量準則，用以評估社區參與的體驗。正如剛才提及，尤西紐斯學院的 ILE 的要求包括實習、研究體驗、外國進修或學生教學，這些活動都是從正規課程的要求獨立開來的。同時，這些活動也不單是替代以上課來取得學分的另一途徑，而是構成學生主要學習的其中一環。

讓我重申一個用於實踐主要學習果效與高效教育方式的通識教育課程，箇中應具備的 6 項特徵，包括：

- 1) 以具一致性的課程理念為基礎，辨明學生應可理解和實踐的內容；
- 2) 通識教育與高階研習之間應相互連貫；
- 3) 把教育從課堂延伸至校內學習社群及校外體驗之中；

- 4) 與行政人員、員工及僱主一同統籌與評估學習；
- 5) 運用科技以協助為學生提供意見，建立學生電子學習紀錄，較全面地描述學生成就；
- 6) 建立較全面的畢業要求，不但計算課堂所得的學分，更涵蓋學生能力評估以及課程活動等評分元素。

我列舉的例子屬於當地個案，這也是理所當然的。最後，我想概述一下場地為本學習。我最近收到尤西紐斯學院一位校友的電郵。他准許員工在家透過網上形式工作，卻察覺不少員工較喜歡返回辦公室工作。他的結論是：「技術締造大量在家工作的機會，我們大多數人卻追求工作場所帶來的社交機會。大部分的同事都較喜歡知識型經濟下的傳統工作場所，正如學生較喜歡實在的校園一樣。」

最近《紐約時報》一篇專欄特稿引用了一些研究資料，指出報讀網上課程的社區學院學生，相對報讀傳統課堂的同學，有較大可能退修或不合格，取得學位資格或升讀四年制學院的機會亦較少。¹¹ 報讀網上課程的學生，或許他們的生活荊棘較多，阻礙他們報讀傳統課程。我則認為教師與同輩發揮的社群支持，對學生能堅持就讀並完成課程這一環上，能發揮一定作用。

我們都是獨立的人類個體；我們不只單單是廣義的人類，而是會通過文化表達我們狹義的人性。語言是人類獨有的能力，卻無人說廣義的「語言」；我們說的或是英文、或是中文、又或是斯華西里語。我相信社群亦然。健康的社群或具備共同的特徵，但建立社群只有從當地出發，別無他逕。

¹¹ 「The Trouble With Online College」，《紐約時報》，2013年2月18日。

儘管我們一直為每位學生個別評分，但我們漸漸明白，學習是屬於社群的活動。在學院內，我們組成社群來教授學生，只因沒有一個教師的教學法、性情或年紀足以成功教導每位學生。我期望的是，我評定不合格的學生，同事能夠鼓舞他們提升自己；同事或許不能接觸的學生，我可接觸他們。我們越來越經常要求學生分組完成習作，因為現代的專業及研究性質，正是依靠具備不同觀點和專業知識的個體，為共同的計劃發揮所長。我們知道學生可以互為老師，更可成為我們的老師。

學生的姓名和樣子需要被人認識；他們需要習慣在社群中闡述他們的個人經歷。學生升讀學院所經歷的改變，速度與幅度遠超於他們生命中除嬰兒期以外的任何一個階段。學院可以是學生第二個家，在母校他們會發現或發展最優秀的一面。我們所追求的終極改變，正是學生生命中所發生的轉變。謹祝香港浸會大學的教育不僅幫助學生培養出知性上的習慣(Habits of the mind)，更如托克維爾(de Tocqueville)的名言所述，孕育心靈的習性(Habits of the heart)。這種心靈的習性，將不但有助他們謀生，更鼓勵他們為他人福祉努力，從而讓個人的生命豐足。希望各位好好培育學生的知識，協助他們裝備自己、鍛鍊個性，開拓更光明的未來，為建立更公平、更寬容、更慈悲並包容的世界，一同努力。在如此動盪的時代中，希望各位能夠秉持這個理念，全力把理念成真。

翻譯：香港浸會大學 翻譯學研究中心